



三通小叢書

惠澤公公

魯彥著

三通書局編輯部

上海三通書局

1050

注 意

本局小叢書，爲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 注意。

一・粉紅色（一〇〇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小說・戲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古文學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應用技術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教・教育

美術・史地・語文學

五・淺妃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社會科學（法律・社會
政治・經濟）

三 通 小 叢 書

魯

彥

著

惠
澤
公
公

三
通
書
局
印
行

目 次

惠澤公公

.....一

亞猛

.....三三

車中

.....六〇

惠澤公公

一

惠澤公公：『好啦，好啦。您老人家別管啦！吃一點現成飯不好嗎？我又不是三兩歲小孩！』英華躺在藤椅上，抽着煙，皺着眉說。

公公：『你忘記了你是怎樣長大的——你像他那樣年紀，不也是整天愛吃零碎的東西——並沒有看見你生什麼病——爲什麼你現在要禁止他呢？難道他不是我的孫子嗎？我不想他好嗎？』惠澤公公說着，從這裏到那裏的踱着。

1
『我並沒有說你不愛他，說你不把他當自己的孫子看待——我是說你太愛他啦——祇是買這樣那樣的東西給他吃——小孩子懂得什麼——祇貪零碎的東西吃，吃



慣了就不愛吃飯，就會生病的！」

『你那裏懂得！那一個小孩子不愛吃零碎的東西——他們一天到晚跳着跑着，常常玩得沒有心吃飯，不拿別的東西給他們吃，纔會餓出病來呢！』

『你不看見他常常生蛔蟲嗎？還不是零碎的東西吃得太多啦？』

『你怎麼曉得就是零碎東西吃出來的？就是吃出來的，也不要緊。生了蛔蟲，吃一顆寶塔糖就好啦，又不必吃藥，總比餓出病來好些罷？』

『糖呀？牙齒已經蛀壞好幾顆啦，不看見嗎？糖也能飽肚嗎？』

『那一個孩子的牙齒不生蛀蟲？誰不愛吃糖？你忘記小的時候了嗎？進進出出祇是要我買糖給你吃！有了一顆要兩顆？有了兩顆要三顆，總是越多越好，最好常飯吃！有什麼辦法不買糖給你？不答應你，就號淘大哭起來，怎麼也

哄不好！……

『好啦！好啦！老人家總是說不清楚，不跟你說啦！這樣大的年紀啦，少管一點閒事罷！孩子，我會管的！』英華說着，換了一支煙，又對惠澤公公搖着手，要他停止說話。

但惠澤公公仍然來去的走着，不息的說：

『你會管的！你會管的！老是罵得他哭！打得他哭！爲了一點點小事情！你忘記了你小的時候啦！誰又這樣的罵你打你？我連指頭也不肯碰你一碰的！……我祇有這一個孫子，我不管，誰管？……我自己的孫子，管不着嗎？……』

『老是說不清楚！』英華說着，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往門外走了。『誰又

說你管不着來！……我是說你好清閒不清閒，有福不會享！……」

走出門外，莢華一直向辦公廳走了去。他心裏很苦悶。兩個月前，閒把家眷從鄉裏接到省城來的目的，第一是覺得自己父親老了，想與他在外面一道住着，享一點天倫之樂，讓他快活地度過老年；第二是阿毛大了，放在身邊好多教訓他，好讓他進學校讀書。卻想不到出來兩個月，惠澤公公祇是愛管閒事。這一個兒子呢，自己又管不着，惠澤公公樣樣要做主意。他想使兒子身體好，惠澤公公卻在不斷的暗中損壞他的健康。他想使兒子學好，惠澤公公卻祇是放任他，連做父親的也不准教訓他。剛纔祇大聲罵了阿毛幾句，惠澤公公便把他叫到房裏，囉嗦了半天。同他講理，又講不清楚。要他少管閒事，又不肯。他已經多少次數了，勸惠澤公公多睡，多到門外看看熱鬧散散心。他希望惠澤

公公要無憂無慮的把閒事丟開，家裏的事自己會料理的，不必他操心勞神；年紀這樣大了，應該享一點後福，但惠澤公公卻有福不願享。

『唉！真沒辦法！真沒辦法！』英華暗暗嘆息着，自言自語的說。

惠澤公公看着他一直出去了，像得了勝利似的，心裏覺得有一點舒暢；但同時卻又有點苦悶，彷彿他要說的話還沒完，現在沒有人聽了。

『總是說我多管閒事！好像阿毛不是我的孫子一樣！』他仍喃喃的說着，獨自在房子裏踱來踱去。

『阿毛還祇七歲，還不滿六歲！就要把阿毛當大人看待啦！這樣那樣的爲難他！說我多管閒事，多管閒事！我祇有一個孫子，怎麼能夠丟開不管！就是你，我也不能不管！你上了三十歲啦！還是糊裏糊塗的過日子，今天這裏打牌

，明天那裏吃酒！賺得百把元錢一月，做什麼好……叫我享福！享什麼福！……

……

惠澤公公這樣想着，覺得有點氣悶起來，但同時又感覺到了悲哀似的東西，襲到了他的心裏。他覺得兒子像在厭煩他，祇想把他推開去，所以老是叫他吃現成飯，不要管閒事，還說他總是講不清楚。

『你老啦！你蠢啦！你糊塗啦！你早點死吧！』他好像聽見英華在暗地裏這樣的對他說。

然而惠澤公公雖然知道自己上了七十歲了，老了，可不相信自己變得蠢，變得糊塗了。他對家裏的一切的事仍看得清清楚楚。他覺得自己的意見都是對的，話也有道理。糊塗的是英華，不是他。阿毛從小跟着他，四歲那年，有了

妹妹，阿毛就跟着他睡覺，夜裏起來一二次給他小便，全沒糊塗過。他出門，阿毛跟着他出去；他回來，阿毛跟着他回來。他吃飯，阿毛坐在他旁邊。小孩子比大人難對付，如果他真的糊塗了，阿毛就不會喜歡他。然而阿毛現在到了父親這裏還是祇喜歡他，連對母親都沒有對祖父精近。

『我沒有糊塗！你自己糊塗！說出來的話全不講理！』他喃喃的說着。

然而英華卻要着他推開了。一切不問他，自己做主意，好像沒有看見他似的。對他說說，他就說他說不清楚，多管閒事！『好啦！好啦！您老人家別管啦！吃一點現成飯吧！』好像他是一個全不中用的，祇會吃飯的廢物似的！

阿毛明天就要上學了。他早就叮囑媳婦給阿毛做一件好一點的府綢長衫。材料扯來了，英華一看見就說不必這樣好，自己去扯了幾尺自由布來叫做一套

短的，他和媳婦都以爲頭一天上學，阿毛不可不穿的闊氣一點，尤其是英華自己是一個體面的人，在省政府裏辦公的，什麼地方省不來，他卻要在這裏省了。他並沒有要阿毛天天穿這一件衣服，他原是給他細穿的。

『小孩子穿慣了好衣服，大了穿什麼！』這是英華的理由。

『你忘記了你小的時候啦，你是沒有好衣服不肯出門的！』惠澤公公回答他說。『有一次……』

他想說許多事實給英華聽，但是英華立刻截斷了他的話，說：

『又來啦！又來啦！總是說不清楚！』

英華自己的衣服倒是可以穿得省一點的，但是他卻不肯省。今天西服，明天綢長褂。

『做兩套竹布長衫換換罷。』

『你那裏曉得我們做人的難處！』

英華又把他推開了。

有一天……

惠澤公公想起來，簡直想不完，倘若沒有阿毛，他真的不會吃不下飯，睡不熟覺。幸虧阿毛乖，立刻進到他房裏來，撲在他的身上。

『公公明天送我進學堂！』

『好寶寶！』惠澤公公緊緊地抱着阿毛，感覺到了無窮的快慰。

『心滿意足啦！』他喃喃的說。

第二天，惠澤公公起得很早，給阿毛換了衣服，洗了臉，吃了早飯，英華還沒起來，便帶着他到學校去了。

學校的孩子們全在叫着跳着玩，惠澤公公看過去彷彿一羣小嘍囉，心裏非常的歡喜。阿毛到了學校也如魚得水似的快樂。祇是看見有些孩子穿得闊氣的，惠澤公公心裏未免有點不痛快。他總覺得阿毛那一套自由布衣服太難看了。

『這上面可不要去站呢，好寶寶！……那裏也不要爬上去！跌下來沒有命的！』他叮囑着阿毛，一次又一次。

他怕那浪橋，鐵槓，鞦韆。他回來以後時刻記掛着阿毛。

『學堂裏真野蠻，竟想出這樣危險的東西給孩子玩！斷了脚，破了頭，怎樣辦啊！私塾得多啦！私塾！……』

『私塾——私塾——』英華立刻截斷了他的話。『現在什麼時候啦！還想私塾』

！』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從前考秀才考進士，祇曉得讀四書五經，現在什麼唱歌遊戲還不夠，竟想出那些危險的花樣來啦！你反對私塾，你不怕危險嗎？』

公 澤 公 惠
『那有什麼危險！跌幾交就會玩啦！像從前私塾裏整天到晚坐着不動，一個一個都是駝背，癆病鬼！現在學堂裏出身的那一個不身強力壯！』

『哼！身強力壯！性命先送掉啦！讀書人祇要書讀得好，學問高深就夠啦，又不會去砍柴種田，練了銅筋鐵骨也沒用的！銅筋鐵骨！……』

『你那裏曉得！又是和你說不清楚！』

『好啦，好啦！你讓阿毛跌幾交去！出了錢，是要叫他去跌幾交的！兒子這麼不要緊！還祇有一個！祇有一個呢！你答應，我不答應！他是我的孫子！我寧可把他帶到鄉裏去進私塾！私塾好得多啦！……你忘記了你是私塾裏讀過書的！沒有看見你駝背，也沒有生癆病！……阿毛是我的孫子。你不要緊，我要緊！我們四代單丁，你三十多啦，還祇這一個男孩！……』惠澤公公越說越氣了。

『公公的話一點不錯！我也不贊成他的話！阿毛倒底還祇七歲！』英華的妻子插入說。

『你懂得什麼！是一個女人！』

『蠢傢伙！還要多說嗎？』她捻了一下英華的腿子，咬着牙齒，做出厭恨

的樣子。

英華笑了一笑，不再說話了。他點起一支煙來。閉上了眼睛

『到底是親生的兒子——這麼大年紀啦，不如一個女人的見識——』惠澤公公喃喃的說着，心裏得到了一點安慰。『你現在到底沒話可說啦——』

他一個人咕囉了許久，看見英華睡熟了，纔走到自己的房間去。

『真沒辦法——真沒辦法——』英華聽見他已經走了出去，便睜開了假寐的眼睛。

『自己蠢哩——』她埋怨似的說，『這樣老啦，還同他爭執什麼？順從他一點，像對小孩子一般的戴戴高帽子，不就行了嗎？他到底是爲的你的兒子——』

『爲的我的兒子——照他的主意，阿毛簡直不必教訓，不必讀書，祇是拿吃

的東西塞進他的肚子裏去，塞死了就是——他對阿毛的愛，祇是害阿毛的！我不能由他怎麼辦就怎麼辦！」英華說着又覺得苦惱起來。

「他到底是你自己的父親——這樣老啦，做兒子的應該順從他，不能執拗下去的——他還有幾年活着呢？」

這話使英華又想到了母親。母親在時，祇有母親最愛他，一切順從着他，他常常覺得父親沒有母親那樣的愛他。自己也不知不覺的，對父親沒有對母親那樣的親熱。但是自從母親死後，他開始覺得父親的態度的脾氣雖然和母親的不同，父親卻是和母親一樣的愛他的。而自己感到母親在時，沒有好好的順從過母親，給一些快慰給她，起了很大的遺憾，便開始想在父親在時彌補這種缺陷，對父親盡一點兒子的孝心。他知道自己脾氣最和父親的相似，兩個人住

在一起，爭執起來最不容易下場，母親在時不願意搬出來就是爲的這個。但現在他終於下了決心，不再和父親執拗，接他住在在一起了。父親以前也不願意出來，這次似乎被他的孝心所感動，也就依了他的話。他到底也感到了自己已經到了風燭的餘年，急切地需要享受一下天倫之樂的。

『到底老啦！』英華也常常這樣的自己勸慰着自己，要自己退讓，當他又和父親爭執的時候。

但是爲了阿毛，他現在漸漸覺得不能退讓下去了。阿毛比不來他自己。他自己委屈，受苦，都可以阿毛卻不能隨便犧牲。阿毛是無辜的。他這時正像一塊潔白的玉，潔白的紙，雕琢得不好，裁剪得不好，將來就會成爲廢物的。英華對於自己已經完全絕了望了，他現在祇希望阿毛的成就。他想把自己的缺陷

在阿毛身上除掉。然而父親總是暗暗地阻礙着他，使他不能直接的嚴厲的教訓他。他稍微認真一點，父親就立刻出來把阿毛帶去，或者把他叫去囉嗦了許久。他怪他不該打罵阿毛，說孩子禁不起這種責罰。但是他自己卻時常拿老虎鬼怪恐嚇他。

『老虎來啦，好寶寶！不要哭！再哭下去，老虎要來啦！啊唷！啊唷！蓬蓬！』惠澤公公敲着板壁說，『聽見嗎？老虎來敲門啦！』

『把他膽子嚇小啦！將來沒有一點勇氣！』英華反對他說。

『這又不痛不癢！有什麼要緊！難道讓你打罵好！讓他哭上半年好！……』

於是惠澤公公的話又說着說着，止不住了。每次總要拿莫華小時來比。

『你忘記了嗎？你小的時候……』

『好啦！好啦！跟你說不清楚！』

『我一點不糊塗！糊塗的是你！你……』

惠澤公公仍然繼續地說下去，英華走了，他還是一個人說着。

三

自從阿毛進了學校以後，惠澤公公幾乎沒有一天不親自送他去，親自接他回來。有時他到了學校，就在那裏望着走着，或着坐在什麼地方打了一個瞌睡，等阿毛散學一同回家。他自己承認已經老了，但是一天來回四次一共八里路，毫不覺得遠。英華兩夫妻幾次勸他不要親自去，可以讓家裏的工人去，他怎樣也不答應。家裏還有一個三歲的孫女，他卻祇是捨不得阿毛。

『真是勞碌命，有福不會享！』英華這樣的說他。

『走走快活得多啦！』他回答說。

其實他的確很辛苦。英華好幾次看見他用拳敲着背和腿，有的晚上聽見他在夢中哼着。

『讓阿毛自己睡一牀罷，你也可以舒服一點！』英華提議說。

『一點點大的孩子，怎樣一個人睡！夜裏會搗開被窩受涼，會滾下牀來！他並沒擠着我！』

『可是你也多少擠着他吧？就在你的牀邊開一張鋪不是一樣麼？』

惠澤公公心裏不願意，他是和阿毛睡慣了的，但一聽見他多少擠着阿毛，卻覺得也有道理，就答應下來了。

然而他還是捨不得，好幾天早上，英華的妻子發現阿毛睡在他的牀上。

『公公抱我過來的！』阿毛告訴母親說。

『他會搗被窩！我不放心！』

晚飯纔吃完，他便帶着阿毛去睡了。

『書還沒來讀熟，讓他遲一點，您老人家先去睡罷。』

『什麼要緊！一點點大的孩子一半遊戲一半讀書就得啦！緊他做什麼』

英華不答應，一定要他讀熟了再去睡，惠澤公公便坐在旁邊等着。他打着瞌睡，還是要和阿毛一道上牀。

每天早上，天沒有亮，惠澤公公醒來了。他坐在牀上等到天亮。阿毛的母親來催阿毛起來，他總是搖着手，叫她出去，

『孩子太辛苦啦！睡覺也沒睡得夠！學堂裏體操，跳舞，好不勞碌，還要讀書寫字費精神。怎麼不讓他多睡一會呢！』他埋怨英華說。

『那裏會辛苦！睡十個鐘頭儘夠啦！』

『夠了會自己醒來的，用不着叫他。』

有一天，阿毛在學校裏和人家打彈子輸了錢回來向公公討銅板，給英華知道。他把他的彈子和銅板全收了起來。『這樣一點大就學賭啦！還了得！』他氣憤地打了他一個耳光。

惠澤公公立刻把阿毛牽到了自己的房裏，自己卻走了出來。

『幾個銅板有什麼要緊！你自己十元二十元要輸啦！我沒有罵你，你倒打起阿毛來，虧你有臉！危險的東西你說可以玩，還說什麼可以使筋骨強壯！這

不礙事的遊戲倒不准他玩啦！虧你這麼大啦，不會做父親！動不動就要打兒子！你捨得！我捨不得！……」惠澤公公說着，連眼睛也氣得紅了。

『遊戲可以，賭錢不可以！』

『幾個銅板輸贏，有什麼不可以？去了你一根毫毛嗎？你這樣要緊！一點大的孩子，動不動就吃耳光！痛在他身上，不就痛着你自己嗎？他不是你親生兒子嗎？……』

『賭慣了會賭大的，怎麼教訓他不得？』

『也看他怎麼賭法！和什麼人賭錢！你們這班上流人還要賭錢啦！今天這裏一桌，明天那裏一桌！他又沒有和娘姨的兒子賭，又沒有和茶房的兒子賭！都是同學，一樣小，作一點輸贏玩玩罷啦！……祇許官兵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哼！虧你什麼大啦！你忘記你小的時候了嗎？……」

『就是小的時候賭慣了錢，到後來祇想賭啦！』

『我害了你嗎？……你現在幾歲啦？兩歲嗎？三歲？你不懂事，哼！真是笑話！要不是看你這麼大啦，我今天也得打你一個耳光！你怎麼這樣糊塗！幾個銅板那麼要緊，十元二十元倒不要緊！還說我從小害了你！百把元錢一個月，要是我，早就積下許多錢來啦！祇有你吃過用過！……』

『你那裏懂得我的意思！你又扯開去啦！』

『你意思是說我糊塗啦，老啦，我懂得。……你說不出道理，就拿這些話來譏笑我！……好啦！我不管你們也做得！我本來老啦！糊塗啦！阿毛你是生的，你去管就是！看你把他磨難得什麼樣子！……』

惠澤公公氣着走進了自己的房裏。他躺在牀上，一天沒有出來，飯也不想吃了。他思到這樣，想到那樣。他恨那個學堂。他覺得現在許多沒道理的事全是學堂弄出來。從前尊孔尊皇帝，讀四書五經，講忠臣孝子，現在都給學堂推翻了。

澤『過時啦，過時啦！』他喃喃的說，『活着和死了一樣，連自己親生的兒子都看不起啦！……做人真沒趣味，兒子養大啦，便把老子一脚踢開！說什麼你不懂，跟你說不清楚！吃一點現成飯不好嗎？倒轉來做他的兒子！老子聽兒子的話！……這還是好的，再過一代，說不定連飯也沒有吃啦！……』

他想着不覺心酸起來，他記起了從前年青時候，正像現在英華這樣年紀，怎樣的勞苦，怎樣的費心血，爲了英華。指望他大了，享點後福，那曉得現在

這樣的不把他放在眼裏。他怨恨着不早一點閉上眼睛。

四

天氣漸漸冷了下來，惠澤公公漸漸起得遲了。深秋一到，他便像到了隆冬似的怕冷。他現在終於不能再天天送阿毛進學校了。一聽到風聲，他便起了畏怯，常常坐到牀上被窩裏去。

『到底老啦！』他自言自語的說。

他的心祇繫在阿毛一個人身上。他時刻想念着他。阿毛沒有在他身邊，他好像自己懸掛在半空中一樣，他時時從牀上走了下來，想到阿毛的學校裏去，但又屢次從門口走了回來。他時刻望着鐘，數着時刻。

『十一點啦，好去接啦！早一點去，一放學就接回來，不要讓他在那裏等

得心焦——

『天氣冷啦，給他在學堂裏包一餐中飯罷！』英華提議說。

『那再好沒有啦！免得他跑來跑去——外面風大，到底年紀小——這辦法最好——這辦法最好——給他包一頓中飯罷！這纔像是一個父親！想出來了好法子！』但是這辦法一實行，他愈加覺得寂寞苦惱了。阿毛清早出門，總得吃晚飯纔回來。下了課，放了學，他要在那裏玩了許久，常常一身的泥灰，有時跌破了膝蓋，頭皮。

『呀！阿呀！怎麼弄得這樣的？快點搽一點藥膏！……』他說着連忙給阿毛搽藥包紮起來。『明天快活一天，不要到學堂去啦！先生問你，說是公公叫你這樣的。……好寶寶，你在翻鐵槓嗎？那根木頭上去過沒有？這個要不得』

！好孩子，要斯文的玩。那都是紅毛綠眼睛想出來害人的東西，不要聽人家的話。爸爸的話也不對，不要聽他的！……都是他不是！他不是！』他說着又埋怨莫華起來了。

『你看看他跌得什麼樣子吧！多麼嫩的皮膚，多麼軟的骨頭！經得起這樣的幾交！……』

『不要緊，馬上會好的！』

『不要緊，又是不不要緊！破了皮還不不要緊！……阿毛明天不要上學堂啦！……』

但是阿毛卻喜歡到學校裏去。他第二天一清早偏拿着書包去了。他喜歡學校裏的運動器具。浪橋，鐵槓，鞦韆。都要玩。跌了一次又去玩。惠澤公公

怎樣的叮囑他，他不聽話。

惠澤公公漸漸覺察到這個，禁不住心酸起來。阿毛從前最聽他的話，最離不開他，卻不料現在對他漸漸疏遠，漸漸冷淡了。從前的阿毛是他的，現在彷彿不是他的了。從前的阿毛彷彿是他的心，現在那顆心像已跳出了他的胸膛，他覺得自己的懷裏空了的一樣。

公 公 澤 惠
『做人好比做夢——都是空的！』他說。

他感覺到無聊，感覺到日子太長，便開始在自己的房子裏唸起經來。他不想最管家裏的事了，他要開始照着英華的話，吃現成飯。

『隨你們怎樣吧！我已經是風燭殘年啦，不會活得長久的！……一閉上眼，便什麼也沒有啦！……』

他開始覺得自己身體衰弱，精力虛乏起來。

天氣愈加冷下去，他坐在牀上的時候愈加多了。一點寒氣的侵入，在他彷彿是利劍刺着骨髓一樣的難受。這裏也痛，那裏也酸。夜裏在夢中輾轉着，哼着。

『沒有病，沒有病！』他回答着英華夫妻說。

然而他到底病了。他的整副的骨肉的組織彷彿在分離着，分離着，預備要總崩潰的樣子。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衰弱了。他漸漸瘦削起來。

『您老人家病啦！請醫生來看一看吧。』

『好好的，有什麼病！不要多化錢！』

英華開始着急了。他知道父親的確病了。他天天在觀察他的顏色和精神，

祇看見他一天不如一天起來。他知道這病沒有希望，但還是請了醫生來。他想到父親過去對他的好處，想到他自己對他的執拗，起了很深的懊悔。他現在開始順從父親起來，決計不再執拗了。但是惠澤公公已經改變了以前的態度，他現在不大問到家裏的事了。

「好的，好的。」英華特地去問他對於什麼事情的意見，他總是這樣的回答。

英華想填補過去的缺陷，惠澤公公卻不再給他機會了。對於阿毛，惠澤公公仍時時想念着，詢問看。但他也不再和英華爭執了。他祇想知道關於阿毛的一切。應該怎樣，他不再出主意，也不反對英華的意見了。

「你不會錯的。」他祇這麼一句話，不再像以前似的說個不休。

祇有一天，他看見阿毛穿了一條短短的絨褲，讓雙膝露在外面，便對英華的妻子說：

『阿毛的膝蓋會受冷，最好給他加上一條長一點的夾褲呢。』

在平時，英華又會說出許多道理來，但這次立刻順從了惠澤公公的話。他給阿毛穿上了夾褲，又帶他到惠澤公公的牀前，給他看。

惠澤公公點了一點頭。

五

冬天的一個晚間，雪落得很大。大地上潔白而且靜寂。

惠澤公公忽然在床上搖起手來。英華知道是在叫他，立刻走了過去。

『我看見你祖父來啦！……我今晚上要走啦！』他低聲的說。

英華的心像被刀刺着一樣，伏在床沿哭了起來。他知道父親真的要走了。從他的顏色，聲音裏，都可以看出來。他的面色是枯黃中帶着一點蒼白，發着滯呆的光。他的頰面上的肉和眼睛全陷下了，祇有前額和頰骨高突着，眼睛上已經罩上了一層薄薄的皮。他的聲音和緩而且艱澀。

『不要哭！……我享過福啦！……』

『您老人家有什麼話叮囑嗎？爹爹！』

惠澤公公停了一會，像想了一想，說：

『把我葬在……你祖父墳邊……和你母親一起……』他說着閉了一會眼皮，像非常疲乏的樣子。隨後搖着手，叫阿毛靠近着他，把手放在他的頭上，說：『好寶寶，過了年就大了一歲啦……聽爹娘的話……』

他重又疲乏地閉上了眼睛，喘着氣。
過了一會，在子孫的呼號的圍繞中，他安靜地走了。

亞 猛

我第一次看見亞猛，是在春天裏。那時牠出世纔兩三個月，比我們家裏的那匹老貓大不了好多。但是他已經知道對着生人啾啾的叫，而且兇狠地圍繞着我的腳邊，想襲擊過來的模樣。

『天生的忠實哩，』我微笑地對着牠的主人說。我不但不怕，我還一向就喜歡這一類動物的。

他有一身發光的黑色的外套，點綴着星似的白色的斑點，彷彿深秋時節的

夜間的天空。這樣美麗的顏色，外國種的狗是少有的。他的兩隻耳朵挺直的豎着，可以看出牠是一匹感覺異樣地靈敏的獵狗，和垂着耳朵的哈吧狗大不相同。牠的主人說牠的父親是狼種，是可信的，那種痕跡還多少留在牠的發着兇狠而深沉的光芒的眼裏。

牠的生活舒適並且有規律，雖然是在中國人的家庭，因着牠的主人的鍾愛，仍帶着多分的西洋習慣。牠不愛吃米飯，每天只吃牛肉，奶油麵包或雞蛋餅乾。夜裏，牠睡在主人的床下，白天時常跟着走。每天早晨和晚間，牠和牠的主人出去散步。每星期日，是牠洗澡的日子。

牠的主人是一個年青的頗有姿色的姑娘。她家裏有許多人，但她獨自負擔了養育亞猛的全部責任，一概自己動手。她不願意離開亞猛，亞猛也不願意離

開她。但她是一個學生，每天須到學校裏去，不能在家裏陪牠，也不能帶牠去。因此每天當牠動身前，她須想了許多方法把牠哄開身邊，然後急忙走出門外，隨手把門關上。但亞猛是很聰明的，牠曉得乘機走出門外，一直到學校裏去找她。牠常常在她不知不覺中，已經進了課堂，躺在她的椅子下。倘若牠和牠的主人隔離得久了，一看見她，牠便喜歡得發狂似的往她的身上撲去，熱誠地咬住了她的手或腳，隨後又伸着舌頭親愛地舐着她的衣服。

『什麼時候生了孩子，一定要給我一個呢，密斯郭。』我和同去的一個朋友魏君都對亞猛的主人這樣說。其實我們都有一個極大的願望，最好就把亞猛帶了走，但因知道牠是密斯郭所心愛的，這願望就不得不壓制下去。

然而這個願望也還隨時洩露了出來。當密斯郭帶着亞猛到我家裏來的時候

惠 澤 公 公

，我曾經好幾次的用最好的食物想把牠引誘住，有一次甚至還把牠關在一間祕密的小屋裏。但密斯郭立刻着急了，牠在她彷彿就是她的生命一樣，到處尋找着，紅着臉，像要哭了出來。我只得立刻退讓了，覺得這玩笑來得太嚴重。

同樣的事情也常常發現在魏君那裏。他曾經好幾次買了大塊的牛肉，把牠騙到他的朋友家裏關了起來。有一次竟有一夜沒有放牠回去。這事情急得密斯郭對他提出了嚴厲的警告，還去通知了附近的公安局。倘若再過一天，魏君仍不放牠回去，她就擬就的廣告發出去了。

但是密斯郭也並非絕對的不退讓，我很快的看了出來。她喜歡她的朋友歐陽君，他們時常一道出去玩，帶着亞猛。有時也把亞猛交給他獨自帶去，過了兩三天再帶回來。亞猛漸漸成了他們心愛的共有物。

因着亞猛的關係，密斯郭和歐陽君似乎多了一種娛樂，多了接近的機會，增加了他們的感情，漸漸親暱起來，不久以後，宣佈了他們的羅曼司，正式訂婚了。

他們都非常年青，最不容易壓制他們的熱烈的情感，暑期一到，他們便舉行婚禮，而且準備往北方的一個海島去度蜜月旅行。

這時亞猛已經比我第一次看見的時候，大了二三倍，雖然是一匹小狗，可是已經有了大狗的模樣。我在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希望的完成。

但是有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了一封信，給了我意外的消息。那是密斯郭動身之前寫的。她和我告別，給我致意，末了寫着這樣的一句話：

『倘若你喜歡亞猛，就請你代我好好的保護牠吧。』

惠 澤 公 公

我驚喜地跳了起來，立刻往她的家裏去。雖然密斯郭說『代我好好的保護，』實際上，她是把亞猛送給我了，我想。倘若她回來後仍舊要牠，我覺得也有提出抗拒的正常權利。而且一兩個月之後，亞猛也已習慣了在我家裏的生活，未見得再會跟她一道了。

『從此亞猛是我的了。』我一路走，一路欣喜地想有。

『真的給了我嗎？』我同時却又起了懷疑，怕她和我開玩笑。有什麼理由，她肯把亞猛退讓給我呢？她不是愛亞猛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樣嗎？而且歐陽君也和她一樣的愛亞猛的，為什麼不帶了去呢？

這樣一想，我把我的欣悅壓住了。我怕個被愚弄的一幕展開在密斯郭的一家之前，受大家當面的笑諷，便裝出正經的送行的顏色。

『今天清早走了！』她的妹妹一看見我，就這樣的告訴我。

『這樣早嗎？我是來送行的呢。』我說。其實我早已知道他們這時在行進中的火車裏了。

她的母親出來接應了。我便坐下，點起一枝香煙。

『有別的伴嗎？』

『那裏還要別人做伴！』

『帶了許多東西吧？』

『只帶兩隻箱子。荒唐極了，說是只要有銀行的支票，空手也行哩。』

我沉默了，不曉得應該怎樣說，纔會提到亞猛。在平時，亞猛就在廳堂裏，今天却不見影踪，我相信他們一定帶了去了。然而從她母親的語言中，又好

像除了兩隻箱子便沒有別的。

『帶着亞猛去，怕不很方便吧，』我過了一回，終於不得不首先提了出來。

惠『可不是！』她聳一聳肩，說：『昨天兩個人商量了半天，又說帶去，又

澤說不帶去，昨晚終於決定把牠留下了，……說是還在你的信裏提到了一句吧

公？』

公『是的，她說要我保護哩。』

『好荒唐！多麼麻煩！』她像是很過意不去的樣子。

『不要緊，』我微笑着說。『但是亞猛在那裏呢？』

『她已經預備好，把牠拴在小屋裏了。』

我立刻站了起來，叫密斯郭的妹妹帶了我去。

他憂鬱地蹲在小屋的柴堆裏，看見我們去了，懼怯地望着，想躲避的樣子。牠顯然知道牠將改變牠的生活，所以不像平日那樣一看見我們就搖着尾巴跳起來。

我牽着繩子，牠不肯走。待牠的小主人拿出牛肉來，牠纔高興地向她跳了過去。於是我便請她一道帶着亞猛走。

『你姊姊怎麼不帶亞猛去呢？』我在路上這樣的問她。

『我不知道。——但是她說，回來的時候，還要亞猛的。』

『真的嗎？』我說，『不給她了。』

我決計不再把亞猛還給密斯郭，牠從此是屬於我的。

我順路買了一大塊牛肉，一路丟給牠吃。牠立刻對我親熱了，朝着我跳着撲着。

還沒有到家，在街上散步着的我的十四歲姪兒文兆就欣喜地迎了過來。

『把牠關在家裏，叔叔！不要放牠回去！』他愛狗，所以這樣說，但他還不知道現在亞猛已經是我的。

『好吧，今天晚上就讓牠睡在你的床下。』

『小郭，可以嗎，把亞猛送給我們？』

『現在給你們養一個月，等姊姊回來了再說。』

『真的嗎？』

『她姊姊走了，把亞猛遂給了我哩。』我插入說。

『送給了人家，還有還嗎？不還的！』

『好吧，不必着急，亞猛生了小孩，送一個給她也可以的。』

文兆點點頭，把亞猛牽着走了。

到了家裏，我的四歲的孩子玲哥也非常喜歡，他幾次想去抱牠，但也怕牠不敢走近去。母親和妻都說亞猛的確生得好看，可是聽說要睡在床下，她們都不願意。

『是外國狗呀，』我說。

『外國狗也是狗！』母親固執的說。他不許亞猛睡在文兆的床下，因為她和文兆是睡在一間房子裏的。

『那末，就讓牠睡在我的床下吧，』我說。

但是妻立刻抗議了。她身體不好，夜裏要睡得安靜，而且玲哥會吃嚇的，倘若亞猛半夜裏叫了起來。

『試試看吧，有人和牠作伴，我相信牠不會鬧的。』
妻退讓了，但也只答應試一試。

吃過晚飯，我照着亞猛的習慣，帶牠出去散步，讓牠在外面解決了大小便，隨後就叫牠睡在床下。牠很安靜，並不像妻所想的。於是不久以後，我們也就熄了燈睡了。

然而妻開始訴苦了，她聞到了一種受難氣味，說那是的從亞猛身上發出來的。她有胃病，聞着這氣味，就要作嘔。我只得起來把兩個窗子全開了。讓空氣極大的流通。

『統統開了，不怕下半夜受涼嗎？』我纔走近床邊，正想躺下，妻又說了。

『那末把門打開，少開一點窗子吧，那裏有什麼氣味，每星期都洗澡的……』我有點不快活起來，喃喃的說着，重又離開了床。

亞猛在床下不安起來了，在我第二次熄了燈以後。牠在來往的巡走着，不時發出顫動的威嚇的鼻音，彷彿牠遠遠地看見了什麼，聽見了什麼。

『我早就說過了，』妻勝利似的說。

『牠是在給我們看門。你不願意，還是把門關上，把窗子多開一點吧，而且把燈亮了，讓牠守夜的感覺和緩些。』我說着又起了床。

但是妻不能同意我開燈，她說太亮了，睡不熟。我於是找出一張紙頭，套

在燈罩上，使燈光不致於直射到床上。

然而過了一會，妻又訴苦了。門開了又關，以後牠的感覺愈加靈敏了。

『多麼難受的氣味！』她氣忿地用手指着床。

亞猛突然地叫了，牠似乎感覺到了一種意外的襲擊。

於其玲哥被他吵醒，哭了。

『還不趕快把牠關出去嗎？什麼了不起，一隻外國狗！』妻真的發了氣。

『好吧，好吧，』我煩惱地說，『就把牠關在門外！』我說着又起了床。

但是現在更糟了，亞猛不息的叫了起來，用腳推着門，只想進到我們的房裏來了。牠顯然是過不慣寂寞的生活的。

『把牠關到大門外去吧！』母親在隔壁叫着。

『那不能，』我說，『牠從來沒有關在門外過。』

『你不能，你就到外面的房子裏去陪着牠睡！』妻對我下了驅逐的命令。

『外面去睡就外面去睡！』我不能再忍耐，立刻到外面的房子裏支起一張行軍床，就讓亞猛睡在底下。

亞猛平靜了。雖然有時聽到外面的聲音也叫了起來，但只要喊牠幾聲，或者輕輕敲着床邊牠就懂得了我的意思，靜靜的走過來，親切地舐着我的手。

這時妻走過來了，她推着我，說：

『你自己身體也要緊，牠常常這樣叫着，你又怎麼睡熟去呢？』

她的意思我懂得。然而我不能不暫時陪一下亞猛。因為牠纔離開舊主人，這裏的一切都於牠異常生疏，我多少該給牠一點安慰的。

第三天，我從街上買來了一隻大木箱，請木匠做了門，把牠放在院子裏，上面蓋了一些磚瓦，便算是亞猛的新屋。亞猛已經對我很親熱，牠時刻跟着我走，舐我的手腳，聽我的指揮。這一天晚上，我做着手勢，要牠到新屋裏去睡，牠望了一下，很順從的進去了。

澤 現在妻總該滿意了，我想，我畢竟完全依了她的意思。

公 然而母親的埋怨來了。她曾經對我說過幾次。要我去買兩隻大木箱來，一隻放廚房裏的鍋子，一隻放冬天的棉被。我都沒有辦。

『一隻狗就那麼要緊！棉被發霉了全不在意！』

我默着不敢做聲，雖然我也有充足的理由。

『天天牛肉麵包，比人還吃得好！』妻却插了進來，『不窮也得窮！』

『牠可很忠實，會看家，』我立刻有了話去抵制她。『不會讓盜賊進門的。』

『你家裏有什麼東西給人家偷呢？連裝棉被的箱子都沒有！』母親幫着妻說。

我只得又緘默下來，走了開去。心裏雖然不平，但在母親面前是不能發作的。亞猛彈吃牛肉，的確也太費了，我比不得密斯郭的父親有很好的收入。於是我便下了決心。從第二天起，少買一點牛肉，給牠煮成湯，拌着飯吃，不再買麵包餵牠。

亞猛的確是非常的可愛。牠一方面已經很懂事，肯聽話，會管家，和大的狗一樣；一方面很喜歡玩耍，捉蝴蝶，掘地洞，拖繩子，和小狗一樣。牠沒有

什麼壞脾氣，牠的高貴的習慣，睡和吃，都照着我的意思改正了。牠對我簡直和對密斯郭一樣，只要我咳嗽一聲，牠便搖着尾巴跟了來。

有一天，正當我和亞猛玩着的時候，玲哥走過去，摸摸牠的頭頸，扯扯牠的耳朵，表示他對牠的歡喜，亞猛顯然是懂得的，靜靜地伏在地上，搖着尾巴。玲哥嘻嘻笑着，愈加熱情起來，便去扯牠的尾巴。但是亞猛突然回過頭來，咬了一下他的手，——和平常咬我的手一樣，只是輕輕地用牙齒含着，表示牠的熱情！然而牠這剎那間的表情是可怕的，彷彿發了瘋似的。於是玲哥給他嚇倒了。他立刻驚駭地大哭起來。

妻和母親都來了。她們一面安慰着玲哥，一面罵着我，一面又拿着棍子把亞猛趕了出去。

『什麼瘋狗！你把牠看得比人還要緊！』母親罵着說。

『孩子可以不要了！』妻接着說，『專門去養狗吧！』

我不能再忍耐了。亞猛是無辜的，我愛亞猛也完全沒有別的惡意，例如對於孩子，我的初意是以爲亞猛可以使他快活，做他的最好的伴侶的。

『狗本來比有些人好！尤其是亞猛！』我憤怒的說，『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有那樣的恩義，那樣的忠實。』

母親和妻立刻走開了。這話給了她們太太的侮辱。她們幾乎急得哭了起來。

我這樣說了以後，也就感到了自己的錯誤。她們原來也是對的。我只得跟了去，陪了罪，說了許多話。

亞猛在密斯郭家裏每星期洗澡一次，我仍照着這習慣給牠這樣做，文兆幫着我。每次洗了澡，牠的毛愈加發光得美麗。

對於這一點，母親和妻的意見也顯然不以爲是。頭幾次，她們沒有說什麼。但是後來，母親終於說了：

『大熱天，流着一身的汗！狗舒服了，人又怎樣呢！』

我默着。

我又照例的每天清早和晚飯後，帶着亞猛出去散步。她們的意見也和我的不一樣，時常想阻止我。她們說我勞苦，却不知道我心裏的喜悅。

亞猛真比人還聰明，我待牠好，牠全知道；待牠壞，牠能原諒我。牠一看見我，總是搖着尾巴，狂熱地撲了過來。牠知道真心的報答我，日夜給我管着

門。

秋天到了。密斯郭和歐陽君還沒有回來的消息。他們彷彿快活得忘記了這裏的一切。

亞猛已經十分的大了。牠現在常常往外面跑出去，和四周的野狗們一道玩耍，尤其是和一些雄狗們時常追逐着。顯然牠已離開交尾的時期很近。我想給牠選一個好種，時常向朋友們打聽着那裏有狼種或者意大利狗。我恐牠在外面不留意的和野狗交尾，想把牠用繩子拴在家裏，不讓牠自己出去。

但這計劃不許實現。

秋天一到。妻的胃病又發作了。母親本來患着病的，這時也顯得加重起來。現在她們都得好好的休息，連白天也時常需要睡眠。白天是很煩攘的，倘若

惠 澤 公 公

把亞猛關在家裏，有人進出，或者有人在大門外走過，以及聽見附近的販子的叫賣聲，牠就會大聲的叫了起來，鬧得母親和妻睡不熟。因此便不能不讓亞猛往外面跑了。

這樣，亞猛是很快活的，整天在外面玩着。牠常常滾着一身泥灰回來。牠從前一星期洗一次澡，現在須兩天三天有時甚至一天裏須洗兩次澡了。每次幫我給亞猛洗澡的侄兒漸漸怕了起來，我也不免起了厭倦，有時便只好讓牠污穢着。但是日子隔得久，牠的身上就起了一種難受的氣味，惹了許多的狗蠅。牠的毛又是黑的，好不容易除盡牠的泥灰和狗蠅。

亞猛似乎也漸漸習慣了外面的生活，牠不但在外面玩，而且常常在外面吃得飽飽的回來。牠不知道人家的殘羹冷飯是鹹的，只是和野狗們爭着吃，因此

牠的毛抖一抖就飛揚開來，弄得一身稀疏而且無光。

天氣慢慢冷了下來，我們不再在東方發白的時候起床了。從前睡不着的時候，現在變成了睡得最好的時間。只有亞猛照例的要在這時出門去，送牛奶和倒糞桶的也在這時走到我們這一帶地方來。亞猛因了自己，因了他們，仍大清早的在院子裏嗥叫着。可是我不能再是這樣早的帶牠出去。

母親和妻又埋怨了，因為這時正是她們睡得最好時候，却被亞猛鬧醒了。我覺得很不安，不曉得怎樣纔好。她們都是患着病的。亞猛的叫聲實在有點使人厭煩。

『送給人家——不然就關在門外，』母親固執地說，

我怎麼辦好呢？爲了母親和妻，我是應該使亞猛離開的。我自己呢，對亞

猛也已疎遠了許多，覺得沒有什麼捨不得了。

密斯郭如果回來了，我願意把亞猛送還給她。但她到現在還沒有回來的消息。她的母親和妹妹也顯然不願意有亞猛的，不然就不會送給我。

送給誰呢？我不能不慎重地給亞猛選擇一下新的主人，因為這關係於牠的命運太大了。願意接收亞猛的人應該是有的，但我必須知道人家是否能夠真的好好保護牠。

過了一天，我終於想到了一個人，那就是我的朋友魏君。他以前原是很想得到亞猛的。自然密斯郭把牠送給我以後，他還幾次想從我的手裏搶了去。

我立刻寫了一封信，說明我現在願意把亞猛讓他。爲了什麼，也就老實告訴了他。

第二天，他的回信來了，表示他的喜悅和感謝，並且說準定第三天下午三時到我家裏來帶亞猛。於是我當天就給亞猛洗了一個澡，預先用繩子把牠拴了起來。

魏君果然按時來了，他和以前一樣的喜歡亞猛，拍拍牠的背，摸摸牠的耳朵，而且手裏還帶了牛肉來。

『給你祝福了，亞猛，』我說，『你得到了一個好的主人，他和你的第一個主人一樣愛你，不會像我似的。』

魏君欣喜地牽了牠的繩子，我一直送他們出去。

但是走出門外不遠，魏君忽然停住腳，看了一看手錶，說：

『啊呀！我幾乎高興得忘記一個約會了！請你原諒我，再過兩小時帶牠去

吧！』

我不覺驚訝起來。

『什麼要緊的約會？和那一個？』

魏君的臉全紅了。他是一個最忠實的人，從不對我說謊話。他羞慚的說：

『密斯陶！……』

我立刻明白了。說他近來和密斯陶有了戀愛的話，我曾經隱約的聽見過。

『好吧，等一等再來吧，』我說。

『一定的。你可不要送給別人！送給別人，我會和你吵架哩！』他這樣說着，急忙地去了。

然而當天沒有來，第二天也沒有來。第三天又過去了。第四天上午，我接

到了他的信。

他不能做亞猛的主人了。他老老實實的告訴了我，他現在愛上了密斯陶，分不開心思，也省不出時間來保護亞猛。

『完了！』我嘆息着說，『亞猛必須始牠的不好的命運了！』

當天晚上我忍心地把亞猛關在大門外。

『你必須原諒我，亞猛！』我喃喃的對牠說。『且等待你的舊主人回來吧！』

第二天，母親命令着文兆和女工，折掉亞猛的屋子，用水洗了又洗，晒了一天，搬到廬房裏去放鍋子。

冬天來到了。密斯郭和歐陽君也已回來。他們另外組織了一個小小的家庭

，不再需要亞猛。我在幾次談話裏露了一點點意思，想叫他們收了回去，但他們都截斷了我的話，開始講他們未來的事業和生活。

我知道亞猛不會再有人要牠，也不想再把牠送給誰。即使有了新的主人，我想牠也要走現在所走的路的。好在牠現在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生活，我想還是讓牠過下去，不願意擾亂牠的平靜了。

天氣漸漸冷得利害起來，不曉得亞猛怎樣在外面過的夜。牠現在很少到我們的家裏來找食物，肚子老是飽飽的。牠的黑色的發光的毛現在已經變成骯髒的黃色。有時背上的毛給人家用火鉗燙得焦黃。牠不能再喚起我對牠的歡喜。

牠顯得憔悴而且憂鬱，不時在我們屋子的附近走着，不像從前那樣的活潑，喜歡玩耍了。偶然走進我們的屋裏來，看見我們便避了開去，不再欣喜地搖

牠的尾巴。牠的尾巴老是夾在兩腿間，和從前大不相同，彷彿生來就是這樣的。

只有當我們不在客堂裏的時候，倘若牠走了進來，還像從前似的蹲在門邊看守着。門外有什麼聲音，牠又嗥嗥的叫了起來。

然而我們不能再收受牠就連我，雖然從前是最愛牠的，也對牠冷淡了。

車 中

一路汽車在救火會的門口停住了。我急忙跑進車裏，纔攀住皮圈，車子又已跳着擺着前進了。

坐在那裏呢？——我這樣想着，眼光忽然觸到了一個年青的姑娘，同時聞

到了一陣脂粉的香氣。她彷彿是美麗的而且高貴的，在我的短促的一瞥中。

車內已經坐滿了人，照例的又旱那些短衣的鄉人和長袍的商人，帶着衣包和籃子，互相擠坐着。只有右邊的最後的座位上，也就是那位姑娘的身邊，留着近於一尺的空隙。留着這個空隙的一個中年男子像也是個商人，他的右邊也留着四五寸的空隙。他可以靠邊一點，讓給我一個坐位的，我想。

惠 公 公 澤 公
但是，請他坐到右邊去還是左邊去呢 我立刻躊躇了。我心裏是願意和那位姑娘並坐着的，可是現在彷彿覺得難為情似的，不敢和平日一樣的指出坐位來。

『請讓一個位子吧！』我對那個人說，手仍攀着皮圈，讓眼光射在他的面上，不做出願意往左邊或右邊坐的神情。我想，這事情還是由他決定吧。

他左右看了一眼，彷彿也和我一樣的躊躇了一下，他讓到右邊去了。我猜想他的心裏可也願意並着那位姑娘坐的。

於是我被命令似的坐到那空隙去了。緊緊地挨着她的肩。先前的那種爲難的感覺已經消散，現在像是堂皇的，正當的一般。

她生得很美麗嗎？——我想。我願意仔細的看她一下，但是同時覺得這似乎有點冒昧，立刻止住了，只把眼光射到她的腿子上去。

她的腿子被旗袍的襠裏半蓋着。是長的，不十分細的腿子。從這裏可以估計出她的身材一定很不壞，而且連姿勢。

這頗有點不正當，我想，我又立刻把眼光收回了。

車子在跳着擺着，她的溫軟的肩時刻和我的摩擦着。我覺得有一點熱，像

電所摩擦出來的一樣，心裏起了快感，彷彿自己是很幸福的，這樣的坐着。

車子在立達鷄場的門邊停下了。她不會在這裏下車吧？她沒有動。她到那裏去的呢？一直和我並坐着到寶山路嗎？以後呢？也許是，也換坐五路汽車到三茅閣橋，再換二十一路車到打浦橋吧？

她應該有了二十歲了。可曾嫁下人，或者訂了婚？她現在靠着我的肩坐着有什麼感覺呢？討厭我還是喜歡我，或者同我一樣的感到快活或者幸福呢？不，她不會討厭我的，我敢相信。否則她一定縮做一團，靠向左邊，不使自己的肩膀來和我的挨着了。而且，現在她的面孔正朝着我這邊，她一定是在注意地打量我哩，她自然會滿意的，像我這樣沒有缺點的人，年紀又和她相彷彿。倘若我們是在一個學校裏的讀書，我相信她會愛我的。——不，即使像現在這樣

的生疏，只要有人給我們做媒，她也應該願意的吧？看哪！車裏的人都在對我們投着驚羨的眼光哩！他們彷彿都在說，這樣的一對配到真好呀！

她把頭低下，我也把頭低下了。那些人的眼光頗犀利，驚羨之外，似乎還含着妒忌的神情哩！

那是空的。你們越妒忌，我們越相愛。不看見她又把頭抬起來，朝着我這邊了嗎？不要以為她是在望車外的風景，她雖然裝着這種樣子，她的眼光可是完全射着我的臉上的，我可以感覺得出來，我還聽見她的心在跳動，她想和我說話了。她的手在扯她自己的衣服，但她舉手之前，原來是想扯我的手的。不久以後，我們……

車子在跑馬廳前面停住了。她沒有動。顯然她是一直到了寶山路口的。那些

以犀的目光望我們的鄉下人有五六個走下去了，帶着他們的衣包和籃子。這就是表示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右邊那個男子忽然往前面移動了，因為我們這一排的前面走了好幾個人。車子前部的震動是沒有後面那末劇烈的。

我應該跟着他往前面坐嗎？她會不會跟着來呢？在這俄傾間，我這樣躊躇着，心裏可不願意移動，覺得這是沒有着握的事情。

然而同時，我已經無意識的跟着移動了。我好像覺得不這樣是極其羞恥似的。

她可沒有動，讓我們中間讓出一個大空隙來。

她為什麼不跟着移動，仍坐在我的身邊呢？她不願意嗎？或許，她不移動

也正和我的移動有着一樣的感覺，以爲這樣是極其羞恥的事情嗎？

新的乘客上來了。一個，兩個，就在我的左邊坐下。我看見最後的一個現在佔有了我原有的坐位，和她擠着肩坐着了。那是一個兵士。

他在那裏發生了什麼樣的感覺呢？他一定比我更看出她的美來。她一定比我更喜歡她。她呢？她一定不會喜歡他，一定把她自己縮做一團的坐着了。或許她還聲到了這個兵士身上的污氣，正在那裏厭惡着吧？她現在應該懊惱了，沒有跟着我移動坐位。然而太遲了。

車子顛簸得那末利害，說不定那兵士還故意把他的污穢的頭偏到她的膝上去，把他的手臂擺到她的膝上去……

她要是真的嫁給了他，那她可糟了。這樣髒這樣醜，喜歡喝酒賭錢，開口

離不了『媽的，』還帶着可怕的蒜頭氣，一個不快活，就是一拳一脚，嚷着『老子不答應！』……明天開了隊伍，到處搶女人，打起仗來——她從此就得在家守寡過日，一生一世冷清清的，還要挨餓受凍……

爲什麼一個漂亮的女人應該嫁給一個兵士呢？

你看他現在的舉動就夠使大家討厭了。車子裏坐着這末多的人，空氣已經多末的不新鮮，他還要抽紙煙，儘管朝着人家的面前吞吐着。這煙灰受着車子的震動，一定會落到她的身上，燒壞她的美麗的衣服，能她的眼睛一定會被他的煙薰得睜不開來，她的波浪似的捲髮裏會許久許久留着煙的氣息，而且現在，說不定她的心裏已經被這煙味薰得要作嘔了……

哼！好不害羞——當他把薰得高赭的指頭伸到她的白嫩的臉上去撫摩的時候

，倘若她真的嫁給了她！……

這可惡的人！他現在換了坐位了，當車子在畜植公司這裏停下的時候。他的對面的一個人下了車，他立刻搶了那個空隙。

爲什麼他不再和她並坐着呢？這很明白，他是想更清楚地面對望着她！他那可怕的滴溜溜的眼珠把所有的目光全射在她的身上了。他一定感覺到全車的人在注意他，在用眼光責罰他，他不自由起來，所以讓到對面去了。其實他可以更加清楚的，張膽的注視着她，享受着她的美色。

一個可笑的老頭子上來了。戴着瓜皮帽，穿着長袍馬褂，一臉乾枯的黃皮，口裏含着筆桿那大小的罕見的短煙管，上面插着一枝冒煙的香煙。

她在她的左邊坐下了，慢吞吞地憤着煙，微笑着，儼然一個師爺。

他顯然是很得意的，能夠和她並坐着。但是他忘記了自己的年紀和醜態了。他沒有想到她在厭惡他，全車的人都在用眼光嘲笑他。

惠 這是多末討厭！他像在家裏一樣的輕輕嗽了一聲，立刻吐一口痰在車裏。
澤 他藐視車上的『禁止吐痰』的規則，也藐視所有的乘客，誰曉得這裏面有着什麼樣的結核菌呢！

公 一次，兩次，他把頭轉到左邊去，而且很久纔搬過來。他看她簡直和看什麼東西一樣，毫沒有一點顧忌。他以為他是一個老頭子，不會有人疑心他的。
公 其實誰不曉得他的心呢！

69 他的老婆也已老了，他現在一定想另外找一個姨太太。三十幾歲的還不能使他滿意，他在想找一個二十歲以內的處女，而且要漂亮的，要時髦的！

不要做夢吧！她怎麼會嫁給你！天下那一個女人會願意嫁給老頭子——而且還是姨太太呢？

她的頭轉向左邊去了。那個老頭子的神情怎能不使她討厭！他看她的時候，好像一個科學家在顯微鏡上張着眼睛看一樣，細細地細細地，有半天好觀察。真是一個大膽的人！

她一定氣得非常利害，覺得這是她有生以來所遇到的第一次的侮辱。倘若她是一個男人，她一定早就賞賜他幾個耳光了。

坐在對面的那個兵士呢！他並不和她相識，然而他看見這老頭子的神情，已經怒不可遏的把眉毛豎起來了，把拳頭緊緊的握着了。倘若他帶着手槍或炸彈，他一定會立刻把他弄死的。

老頭子顯然也覺察出了這些，他雖然捨不得她，他可很機警，他現在下去了，當車子在油廠門口停下的時候。我看見對面那個兵士的面上隱約地露出得意的微笑來。

進來的是一個工人，穿着一身污穢的衣服。他一次兩次望着她身邊的空隙。他想坐下去，但躊躇裏。他像是恐怕擦着她的美麗的衣服，也像是覺得和她並坐着不相稱似的，終於沒有坐下去，只攀着皮圈，站在車中。

他想些什麼呢？自然他也看出了她的美，他也喜歡她。但他似乎是一個明白人，知道自己不應該有這樣的女人似的，而且也不應該有非分的念頭，終於很泰然的克制着自己。

像她那樣的女人要是真的嫁給了他，說不定他們將享受着無邊的幸福。他

一定把她當做天賜的寶物一樣看待，永久誠虔地崇奉着她，忠實地愛她。

然而她會屈就嗎？未見得願意這樣。她一定喜歡嫁給一個有錢的人，住在洋房子裏，進出都有汽車坐，吃很好的東西，穿很好的衣服，不要工作，只有享樂，被人尊稱為「太太。」但她的日子可不容易長久，說不定會有一個很壞的結局，比嫁給這個工人還不如。她似乎是一個讀書的女人，她應該明白這些吧！

車子已經過了屈家橋，這裏沒有人上來。對面的那個兵士，在到站之前，把頭伸出窗外去探望。爲的什麼，很明顯。他的心在跳着，怕這裏有什麼人上來，坐到她的身邊去。然而車子沒有停，他現在安心了。他的臉上又露出得意的微笑來。

誰會愛他，送會嫁給他呢？他真糊塗！或許他以爲自己不久就要升級了，不久就要做軍官了，覺得配得上她嗎？那真笑話！砍人家的頭的人，自己的頭也時刻在砍板上預備着的，誰不知道！

他現在的臉色又變了。他時刻望着她的面孔，又注意着她手裏的車票。前面就是愛國女學，他該是怕她要在那裏下車吧。那有什麼辦法，倘若她要在那裏下去？跟了她去嗎？她可不會理他。他只能在門外走，怎樣也走不進學校的裏面去。他要是蠻幹，人家會把他送到警察局去，把他關起來。給他的長官知道，帶過去狠狠的給他二百棍，打得他走也不好，坐也不好。

她沒有在這裏下去，也沒有別的人下去，反而上來了兩個女學生。

那個兵士現在可高興了，看見一個女學生在他的右邊坐下，我的左邊的男

人又把自己的坐位讓給了另一個女生。她們三人正對着他，他的眼珠現在溜溜溜的轉個不停了。

這個好呢，那個好呢？他一定在這樣的想着，暗暗批評着，其實這是空的，他有什麼力量能夠選擇她們！誰會喜歡他呢？

兩個新上來的女學生在切切的低聲的說話，而且嘻嘻的笑了。她們講些什麼，笑的什麼呢？那個兵士的面孔紅了。他應該聽得清楚她們的話。倘若沒有說到他，嘲笑他，做什麼要紅臉呢？或許她們笑話之外，對他撇着嘴，做過鬼臉也說不定。

她們笑得那麼大聲起來了，車輪的聲音幾乎全消失了。真是大膽的現代的女性！

車子已經轉了灣，在派克停下。沒有誰上來，只下去了對面一個乘客。

這路真該咒咀，車子老是跳着擺着，彷彿一隻獅子。我的旁邊的兩個女生不時向我這邊倒了過來。她們所感到的苦惱顯然是很大的。

但是我是一個年青的男人，生得也還不醜，她們應該不覺得有什麼不快吧？倘若對面的那個兵士替了我的地位，她們將起什麼樣的感覺呢？當然她們是非常不快活的。車子顛簸得這樣利害，她們至少有一個人會因此站着，不往這邊擠着，而且倒過來。

她們現在兩個人抱做一堆了。這是多麼親愛甜蜜。在她合旁邊的那個姑娘有沒有什麼感觸呢，看着她他們這樣？她會想到和一個男子緊緊地抱着的幸福嗎？倘若她還沒有愛人，她一定會感想到無名的悲哀。倘若她已經有了愛人，

她也會生出妒忌來。

對過那個兵士的眼光發火了。他的心裏一定在被肉慾強烈地燃燒着。他彷彿失去了主宰自己的力，只是左右搖擺着，抖顫着好像吃醉了酒。他或者正在惱悔不久以前不該拋棄原來的坐位吧？

但是，清醒一點呀，朋友！她們已經下去了。現在是從天通庵上來的兩個青年佔有了她們的坐位了。

她仍坐在原位。她的旁邊的那個青年確實是打扮得時髦也生得漂亮的。我應該承認，我不能和他相比了。全車的乘客都非常出神地注視着他和她，彷彿他們是天生的一對佳人。

他們自己怎樣感覺呢？不用說，他非常滿意，她也非常滿意的。他們現在

緊緊地擠在一起，說不定他們的肩膀，他們的手，在暗暗的表示他們的愛慕了。他們的心，他們的脈搏，一定在和諧地祕密地私語着。他們的眼睛一定在暗地裏傳達着他們的感情。

對面的那個兵士面色變青了。他想些什麼呢？他自然感覺失望了。他見着這麼一對，怎能不醒悟過來，知道自己的醜惡？不配，不配！他現在一定這樣的想着。可不是？那真是懶蝦蟆想吃天鵝肉！

單看我吧，我自己也覺得完全不行了。我覺得我自己老了，老得彷彿有了六七十歲。我的面上全是皺紋，嘴邊長滿了長鬚，頭上禿光了髮。我的全身的筋骨全已僵硬。我沒有一點精力。我覺得冷。我身上沒有一點熱氣。我的呼吸是短促的。我不但沒有什麼慾望，我現在連喜怒哀樂的情感也沒有了。我的眼

睛看不見什麼光，只看見一團黑的東西，向我滾來。那是我的末日，我的世界的盡頭了！我知道。

給你們祝福，年青的一對！幸福和你們同在！

他們站起來了。我看見他們在對我表示感謝。他們握着手，微笑着。隨後他們擁抱起來，親密地吻着。

車子到了寶興路口。我看見他們下去了。

他們坐了一輛花車，一直到禮拜堂去結婚。那是一個多麼可讚美的結合！他們結婚後，進出都牽着手，挽着臂，沒有一刻分離過。人生呵，甜蜜的
人生呵！

幾個月過去，一年過去，我看見她做了母親，他做了父親了。他們生了一

惠 澤 公 公

個多麼可愛的有趣的寧馨兒！現在他們的生活更有意義也更幸福了。

但是再過一年兩年，她又生了孩子。她漸漸老了。她的皮膚漸漸粗起來，她的面上漸漸生了斑坐，起了皺紋。她不像從前那樣的美，也不像從前那樣的活潑，因此也漸漸不爲人所注意。

時間像水一般的流着，她已經十分的老了，她禿了頭髮，臉上只有深刻的皺紋，沒有肉，顏色是蒼白的。她的眼睛開着，但是沒有光。她的嘴歪着，沒有牙齒。她彎着腰，直不起來。她的丈夫，也已變得醜得和她一樣，他們心裏的火都已熄滅了，正如我一樣……

『下去！下去！』

我突然被賣票的推醒，原來車子已經到了寶山路口。我急忙站起，車中已

經沒有一個人。像被他的手推下來的一般，我跟跣地走下車來。

在往火車站去的人叢中，我看見一個女人的背影，那彷彿就是她。我想追了上去，但又立刻停住了。

我記起了我須往北河南路走。我的可愛的未婚妻這時正在家裏不安的等候着我。

『下去！下去！』

我彷彿還聽見那個賣票的人的喊聲，把我像從車上推下來的一般推着。朝着北河南路的五路汽車。

三通小叢書新刊書目

(二)

名家創作選本	一〇〇一	魯迅郁達夫等
名家散文選本	一〇〇二	茅盾豐子愷等
英文學習法	一〇〇三	林語堂詹文滸等
兒童戲劇集	一〇〇四	本局編輯部
超人	一〇〇五	謝冰心著
鄉間的悲劇	一〇〇六	塞先艾著
阿Q正傳	一〇〇七	魯迅著
野地上的樂園	一〇〇八	魯迅著
西施與昭君	一〇〇九	盧隱女士著
莊子與方西著	一〇一〇	顧一樵等著
文飯小品	一〇一一	方西著
素十箋	一〇一二	周作人著
愛眉小札	一〇一三	陸晶清著
	一〇一四	徐志摩遺著

創作集錦	一〇一五	張資平等著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六	高斯華綬等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七	愛倫坡等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八	莫泊桑等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九	克萊斯特等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二〇	吉百齡等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二一	劉易士等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二二	法朗士等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二三	霍普特曼等
子愷隨筆	一〇二四	豐子愷著
聖陶隨筆	一〇二五	葉紹鈞著
冬兒姑娘	一〇二六	謝冰心著
戀史	一〇二七	盧隱著
平屋隨筆	一〇二八	夏丏尊著
蛤藻集	一〇二九	老舍著

春	風	一〇三〇	張天翼著
仿	徨	一〇三一	魯迅著
吶	喊	一〇三二	魯迅著
幽	默	一〇三三	林語堂著
朱	湘	一〇三四	朱湘著
新時代的舊悲劇	燈	一〇三五	老舍著
長	明	一〇三六	魯迅著
花	邊	一〇三七	魯迅著
茅	盾	一〇三八	茅盾著
自	己	一〇三九	周作人著
平	屋	一〇四〇	夏丏尊著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1	文	一〇四一	謝冰心等著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2	文	一〇四二	蘇絲漪等著
蜜	味	一〇四三	張天翼著
正	在	一〇四四	曹禺著
隱	子	一〇四五	魯彥著
塔	的	一〇四六	巴金著

遲	暮	一〇四七	郁達夫等著
犢	情	一〇四八	歐陽山等著
顯	英	一〇四九	諸名家著
惠	澤	一〇五〇	魯彥著
茅	盾	一〇五一	茅盾著
女	兒	一〇五二	落華生著
文	珍	一〇五三	林徽因等著
地	藥	一〇五四	寒穀等著
慘	霧	一〇五五	許傑等著
冰	心	一〇五六	冰心女士著
不	算	一〇五七	丁玲等著
橋	上	一〇五八	魯彥著
嚴	肅	一〇五九	張天翼等著
梅	嶺	一〇六〇	張資平等著
平	常	一〇六一	葉紹鈞著
春	光	一〇六二	葉紹鈞等著
初	戀	一〇六三	巴金等著

海	雪的	殘	五	出	猴	雪	鐵	男	某	惡	冰	美	雪	河	富	無
的	的						窗	清	優		結	的	的		美	名
圖	除		十		子		之	子	子		的	少	夜	子	子	作
畫	夕	冬	元	獄	拴	地	花	姬	一	寬	場	年	話	童	的	家
一〇六四	一〇六五	一〇六六	一〇六七	一〇六八	一〇六九	一〇七〇	一〇七一	一〇七二	一〇七三	一〇七四	一〇七五	一〇七六	一〇七七	一〇七八	一〇七九	一〇八〇
羅黑芷著	張資平等著	茅盾等著	王統照等著	何家槐著	臧克家等著	何穀天等著	林房雄等著	近松秋江等著	芥川龍之介著	谷崎潤一郎等著	中河與一等著	有島生馬等著	里見蔭等著	芥川龍之介著	谷崎潤一郎著	菊池寬等著

歸	羊	克	小	迷	保	淑	拓	五	胡	胡	胡	名	現	詩	隨	小
來	脂	蘭	天	羅	羅	榴	榴	月	適	適	適	家	代	的	踪	小
來	比	爾	使	途	狀	石	石	之	論	論	論	譯	詩	的	瑣	小
一〇八一	一〇八二	一〇八三	一〇八四	一〇八五	一〇八六	一〇八七	一〇八八	一〇八九	一〇九〇	一〇九一	一〇九二	一〇九三	一〇九四	一〇九五	一〇九六	一〇九七
莫泊桑著	莫泊桑著	法朗士著	安特列夫等著	蔭伐格著	托爾斯泰著	卞脫等著	庫卜林著	哥果爾著	胡適著	胡適著	胡適著	魯迅等譯	朱湘著	朱湘著	魯彥著	許傑等著

落	我	抗	狎	孤	隨	落	靈	隱	她	包	八	鷗	嗅	色	夫	童	小	定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一〇九八	一〇九九	一〇〇〇	一〇〇一	一〇〇二	一〇〇三	一〇〇四	一〇〇五	一〇〇六	一〇〇七	一〇〇八	一〇〇九	一一一〇	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	一一一三	一一一四	一一一五	一一一六
王以仁等著	沈從文著	葉紹鈞著	沈從文著	王以仁等著	魯迅茅盾著	野蕪等著	巴人等著	許傑等著	凌叔華等著	張天翼著	沈從文著	羅昔等著	瀧田泣董等著	武田麟太郎等著	國木田獨步等著	豐島與志雄等著	片岡鐵兵等著	久米正雄等著

碼	藤	牛	一	兩	公	我	選	娜	黑	聖	軟	戀	黃	坡	天	密	田	附	古	沉	人
頭	十	肉	個	個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橋	戀	署	人	兒	論	涯	返	拉	詔	水	閣	歌	昏	稠	士	友	樂	錄	錄	鐘	游
一一一七	一一一八	一一一九	一一二〇	一一二一	一一二二	一一二三	一一二四	一一二五	一一二六	一一二七	一一二八	一一二九	一一三〇	一一三一	一一三二	一一三三	一一三四	一一三五	一一三六	一一三七	一一三八
森鷗外等著	菊池寬等著	國木田獨步著	志賀直哉等著	谷崎潤一郎等著	菊池寬著	托爾斯泰著	梭羅古勃等著	易卜生著	蕭伯納著	霍桑等著	莫泊桑著	沙多維奴等著	什耶斯哥等著	土革拉斯等著	柴霍甫等著	皮盧得婁等著	紀德著	歐文著	霍桑著	霍普特曼著	谷崎潤一郎著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運動器具

中西文具
各種掛圖

機關用品
教育用器

繪圖儀器
兒童玩具

中西書籍
風琴樂器

雜誌刊物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二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二十日發行

惠澤公公

作者 魯彥 著

編輯者 三通書局編輯部

代表人 申村正明

發行者 上海三通書局

代表人 申村正明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印刷者 三通書局印刷所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門市部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分店 新南京興安大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各大埠各大書局

代理店

7/5/

10/03/5

